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成公第八

公羊通義
卷之七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

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始邱使者言始不

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邱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左傳曰爲齊難故作邱甲正義曰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也解詁曰月者重

錄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解詁曰時者謀結牽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

執不日者執在三年聘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秋王師敗績于賈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賈戎敗之

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

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

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

尊尊親親之義也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

解詁曰據

憂內也

曹以內被

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畧外之義也解詁曰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謹案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能門急而牽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

解詁曰據高子來盟魯無

君不稱使佚獲也

解詁曰佚獲者已獲而逃也其佚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

其佚

獲奈何師還齊侯

解詁曰還繞

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

稽首馬前

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

逢丑父者

頃公之車右也

左傳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

面目與頃公相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

軍中上下同服所謂均服

代頃公當左

解詁

曰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

至

解詁曰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

曰革取清者

解詁曰革更也軍中

人多水泉渴欲使遠取清者因去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

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

其法奈何

解詁曰顧問執法者

曰法斷

解詁曰斷斬義斷在略反

於是

斷逢丑父

董仲舒曰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于祭仲

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指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

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
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
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
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
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
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
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
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閒非曰上
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
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
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于
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
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
也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此傳覆舉經句也每此似公羊經本云齊

國佐今文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例之則國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
佐上正當再繫齊也

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

事在宣十七年

不書者臧孫許於今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非卿例不書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

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踊于楮而

闕客

解詁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躍板曰楮齊人語謹案謂登爲踊亦齊人語也晏子春

秋曰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音義楮音口反

則客或跛或眇

左傳曰卻子登

婦人笑于房然則卻克跛也眇者謂許

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

迓眇者

迓迎獲賓者也聘禮記曰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

二大夫出相

與踦間而語

解詁曰間當道門開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間將別恨爲

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謹案間穀梁以爲齊間也移日然後相去齊

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

紀侯之覲

解詁曰齊襄公滅紀所得縣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縣玉畝

反魯衛

之侵地使耕者東畝

杜元凱曰使墾畝東西行晉之伐齊循墾東行易

且

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

之覲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

土齊也

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

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

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

卑束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音

義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今推

此注有是不可行之語而下不可注唯云言至蕭

駁不可爲質則似土齊也下亦有不可字者合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

不可請戰

解詁曰如欲使耕者東西
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

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眚魯衛之

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

解詁曰卻克恥傷其威故
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

國佐請晉義

眚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解詁

開成石經作眚

眚

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謹案傳道此者明

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

者與也穀梁傳曰牽去國

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韋之賂也

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

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

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會而盟得一處知一人也得

一貶焉爾

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而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

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閒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恒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之大夫同盟忘讐蔑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並在譏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時諸侯次于伯牛遣師東侵鄭敗于邱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

忍言也

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

三日哭禮也

解詁曰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謹案穀梁傳曰三

口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新宮災何以

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書記災也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謹案桓宣皆篡立者而二公之官

並以災書于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左傳曰取汶陽之其言田棘不服故圍之

圍之何不聽也

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得曰取不得

曰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

解詁曰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

聘而言

盟者尋舊盟也

解詁曰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

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鄭伐許

解詁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

夷狄比周爲

黨故夷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音義堅釋文作取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

鄭伯伐許

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不梁

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

壅河三日不汜

解詁曰故不日以起之音義汜古流字

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

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于天下

秋大水

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解詁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

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

武公名敖煬公之曾孫隱公之曾祖

立者何

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

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

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于鬼神改重而舊之
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謹案明堂位曰魯公
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世室屋
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武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
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

取郛

郛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
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

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解詁曰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

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

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鄭

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

天子之大號也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違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伯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而以爲不敢擅進退
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

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閒有異事猶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不重言諸侯者閒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

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

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

曷爲使我歸之鞏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

勸死士也

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

志復晉也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解詁曰晉侯聞齊侯悔過

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邑董仲舒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

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

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大國往聘慢而弗

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斯逢丑父深本頃公

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
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
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
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憂
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
國安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嗚呼物
之所由然其於人
切近可不省耶

晉樂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紀履緌來逆女不書納幣錄伯姬也

解詁曰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于衆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

解詁曰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

元年春王正

月正也

解詁曰正者文不變也

其餘皆通矣

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

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觀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解詁曰棄而日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

人錄伯姬也

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于致女事事詳錄之解詁曰禮例時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

也

解詁曰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

意相發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錄伯姬詳矣屬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焚故自

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解詁曰古者婦

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率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

潰日者惡楚比

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

解詁曰据僖公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

郊也

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五卜

非禮不發傳者四卜

猶演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不致者此所會實晉

世子也時晉侯有疾使太子以君禮會諸侯經就書其爵譏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

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

解

曰侈大也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

十二女

丙午晉侯獯卒

秋七月公如晉

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

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月者爲下盟出

晉侯使卻州來聘己丑及卻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自其私土而出也

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

也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

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趙汴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

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公鑿行也解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曰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解

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聞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邱公不書葬者

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至是始娶者公卽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戚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

解詁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

於經爲仲嬰齊顯炎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逆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

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公孫嬰齊則曷

戰鞏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

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

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

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

父也

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

父則當祀歸父子祔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祔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瞽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祔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譽誅重黎而以其弟吳歸父使子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

晉而未反何以後之

解詁曰據已絕也

叔仲惠伯傳子赤

者也

解詁曰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惠諡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

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

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

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

老夫若衛石碚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老夫者蓋貌慢遂之辭

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

而立宣公

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

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

解詁曰臧

孫許

宣諡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

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

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

解詁曰時見君幼歸欲以防示諸大夫

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
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晉人徐傷歸父之無後
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遂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戌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

討也晉義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甚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一柔日而

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

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

宋殺其大夫山

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

宋魚石出奔楚

解詁曰與山有親恐見及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

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賁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

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

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楚

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橫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

最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

曰解詰

大一言自近者始也

解詰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

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謹案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

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會例
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音義始一本作難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

朱文公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

臣將執於兵之微謹案五行志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也

鄭公子喜率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廬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寘也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

據鄭上稱伯下稱師

王夷也王夷

者何傷乎矢也

夷傷也晉呂鉤射楚子中其目

然則何以不言師

敗績末言爾

解詁曰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

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衆上日也謹案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

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凌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羸同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

不得爲晉侯所見

公不見見大

夫執何以致會

解詁曰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譏案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

不見見者是會也

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

不恥也

曷爲不恥公幼也

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

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

王之上大夫稱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

解詁曰据曹伯襄復歸于曹

易也

解詁曰易故末言之不復舉國名

其易奈何

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

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解詁曰和平其臣民分專心于

負躬謹案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則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

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解詁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謹案此釋不言復

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

稱侯以執罪已明矣

其言自京師何

解詁曰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

師後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天子有命

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

負躬之罪也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于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

丘惴矣

解詁曰惴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

執未有言仁

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善其能以身衛君故仁錄之

其

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

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

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

音義板本云將會厲公從開成石經增襄三年疏引

此文亦有晉字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

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

徐彥曰言聽獄者失

之大者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

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此一事而再言之者

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
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
緣乞師不與恚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
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卻公言再執是不
善讀傳矣內大夫
無罪被執者例月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日者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御州盟于扈

解詁曰行父執

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日者有罪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

二家經曰北宮括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復言諸侯者尹
單與盟與蔡邱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解詁曰魯郊轉卜春三月言
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

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
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

或曰用然

後郊

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頻宮
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解詁曰方正下
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

解詁曰据下丁
巳朔知壬申在

十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

解詁曰不書者以爲
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公會晉

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

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
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

執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

解詁曰十
月壬申日

狸軫
魯地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解詁曰國人未被君命
不敢使從大夫禮公

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解詁曰善其
不敢自專故

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婁子纓且卒

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弑辭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解詁曰不書叛者楚爲魚

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也楚已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

者不與楚專封
故從犯君錄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朶

丁未葬我君成公

公羊春秋通義卷七終

經傳凡三千三百八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襄公第九

公羊通義
卷之八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
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
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

追釋書復入于
彭城之意就以

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
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

解詁曰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
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

不與諸侯專封也

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
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
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于
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

夏晉韓屈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

夫人與

徐彥曰左氏以爲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

解詁曰以下戌繫鄭

其言城之何

解詁曰據

外城邑

取之也

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

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

繫乎鄭爲中國諱也

晉伯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爲晉

諱者鄭背中國甘心于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

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左傳曰秋

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都也

公至自晉

解詁曰以晉致者上盟不於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日在下者齊侯始使世子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

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爲殊及陳袁僑

据非貴

爲其與袁僑盟也

杜元

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廣森謂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邱平邱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渙梁之盟閒無事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

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薤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

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謹案弋氏左氏經爲姒

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鄆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鄆何事是鄆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鄆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鄆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解詁曰以不殊鄆世子俱言如也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

舅出也

定弋鄆女蕢卽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

姊妹之子爲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解詁曰殆疑疑諱于

晉齊人語謹案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

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

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鄆後夫

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謹案主書者罪鄆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不殊孫林父者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

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

解詁曰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

吳鄫人云則不辭

得不

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柎仍殊之自明矣鄫叙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

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徵者同

文徵者同文者使若城楚邱辟魯獨戍之戍例時

楚公子貞率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所聞世再見漸進故日且名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

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謹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鄆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鄆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鄆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

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

氏子一見法而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

據譚弦溫之等

國滅君死之正也

諸言

奔者皆賁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率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

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櫟

音義頑疏云一本作原字

非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解詁曰掘陳侯鮑卒不地

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

者內罷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孰

弑之其大夫弑之

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曷爲

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

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

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

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

解詁曰既由中

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鄭伯髡頑何以名

解詁曰掘陳侯如會不名

傷而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

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解詁曰舍昨日所舍止處也謹案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間既緩卽不得預名也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

是見諸侯如會

致其意也

解詁

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陳侯逃歸

范武子曰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正月也上駟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解詁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

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盼鄭伯喻皆以從楚

不葬鄭僂公之卒弒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而又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

解詁曰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

侵而言

獲者適得之也

解詁曰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關

當坐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率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大小者分別延

燒甚不甚也解詁曰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大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

言火者甚之也

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

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

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也解詁曰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

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悼公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錄日責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率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

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亦與聞乎弑者也前弑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

戊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

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解詁曰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

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楚公子貞率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

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

作三軍何以書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

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解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

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

夏四月丁未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率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

城北

音義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解詁曰中國以

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害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解詁曰爲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

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月者

爲下入例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莒已取台救之

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運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謹案吳終春秋

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囓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婁人會吳于向

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
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
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
孫囓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
秦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集未有臣逐其君

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寤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

嫌沒孫寤之罪者

後弑君入戚已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

以邑氏也

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

王后君前

外逆女不書

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

臣名之義

名桓公逆王后

此何以書過我也

解詁曰明晉當共送迎之禮謹

于齊經並不書案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

解詁曰掘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

不敢進也

著畏齊之甚

季孫宿叔孫豹率師城成郛

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

大夫君若贅旒然

解詁曰旒旒贅旒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旒旒

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音義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疏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

解詁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

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囁卒

宣公也音義二月開成石

經作

三月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

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

圖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

承也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

解詁曰據諸侯圍許致圍

未圍齊也

解詁

日故致伐起

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

諸侯會時本謀圍齊

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

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

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此二者皆齊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強

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

取邾婁田自澣水

其言自澣水何

據取澣東田不言自澣水

以澣爲竟也何言乎

以鄆爲竟鄆移也

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鄆爲竟鄆移入邾婁界齊隨而有之諸

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葬者墓明

夏衛孫林父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

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

據公孫敖言不至復

大夫以

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

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燹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日至穀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

解詁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

上不孝也

城西郭

解詁曰言西郭者
據都城錄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遯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遯率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之弟罷
及故出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解詁曰爲二慶所諧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正月也

邾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

据盟會恒言邾婁人

重地也

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月同行而有揜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

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躋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

商任

庚子孔子生

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

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

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謹案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歷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歷序以爲庚申歲復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歲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歷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歷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賈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歷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旣從何氏仍其舊注存

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婁鼻我來奔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

据非以地來奔

以近書也

近者所見之世也人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

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見法于邾婁者

亦取治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解詁曰前爲二慶所害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

二慶反光故言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

魚

石直言復入于彭城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

也

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

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率師救晉次于雍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

解詁曰掘次于薛北救邢

先通君命也

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

己卯仲孫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

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

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秋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

大其除
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率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

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

齊崔杼率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咸宜咎出奔楚

音義釋文云咸本又作鍼按開成石經是鍼字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率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率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背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曰入者善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

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晉侯許之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遂亂受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耻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邱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

世異
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

本邢邑衛滅邢而有其地

曷爲不言入于

衛諼君以弑也

行在陳儀蒯瞶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爲難者

蓋以衍與蒯瞶若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以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卽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于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

矣朔

楚屈建率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嚙率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

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

巢楚邑名時巢人以吳子勇而輕死開門誘之謁果

入其門爲所射殺

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

也與鄭伯髡頑同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解詁曰衛盜國林父未君事衛言叛者林父本逐衛衛人

故叛衛得誅之故正之云爾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

解詁曰據齊陽生至陳乞家詩書入于齊

不書復歸復歸者入無惡文

惡剽也

解詁曰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

曷爲

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

解詁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

于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諼禍故惡以爲戒也

然則曷爲不言

剽之立

據晉繼弑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

不言剽

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解詁曰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

侯惡明矣謹案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衎侯入于陳儀又正寧喜之弑而衎之失德見曰衎

侯衎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

位向使孫寧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

說則爲臣者微明於惡術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
子曰衍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
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
歸是待弑而入故得速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

武也左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解詁曰據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

不以其罪執之也

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

解詁曰固猶必也喜者殖子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

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

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

解詁曰喜素信鱣以爲鱣能保獻公

獻公謂

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

鱣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

僕庶孽之事也

解詁曰繫馬絆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謹案此言是

鱣時從獻公在外而何氏責其移心事剝背爲姦約抑又過矣若夫約言爲信則

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

解詁曰鱣見獻公多詐不敢保

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解詁曰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

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

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已約歸至殺甯喜

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公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

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

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

將

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

粟者昧雉彼視

解詁曰攜猶提也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

如彼矣謹案穀梁傳云鱄之去合乎春秋癸疾日甯喜本執君之家蘇公過而殺之小負也鱄以君

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音義釋文云昧舊音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爲再言豹

解詁曰据盟于殆諸侯也曷爲殆諸首載不再出公

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解詁曰殆危也

謹案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荊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離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復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解詁曰豹羯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寧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解詁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解詁曰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

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

附于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

解詁曰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

正月以存君

也

解詁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費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

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閹弑吳子餘祭

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閹刑人

非其人也

解詁曰以刑人爲閹非其人故變盜言閹謹案祭統曰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古

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司農以爲夏殷時也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污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君子

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曰不稱其君閹不得君

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

左傳曰晉

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解詁曰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稷當坐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

解詁曰据向之會稱國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

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解詁曰與并也并季子四人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

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

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

解詁曰迭起也倉卒意迭

猶更也音義

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

食必祝

解詁曰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

曰天苟有吳國

解詁曰猶曰天誠欲

尚速有悔于予身

尚庶幾也

有吳國當與賢弟

解詁曰

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徐彥曰成十七年

左氏傳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

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

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

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

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

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

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然則

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

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

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

之類豈言謁等祈符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

巢之門或闔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

故謁也死

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然故得難之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

不在

日亡卽之卽位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

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

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

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

刺僚

解詁曰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音義焉開成石經作惡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

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

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

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旣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則慶父有可立道吳季子處去之延陵解詁曰延陵吳下邑禮公之以仁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

不入吳國

解詁曰不入吳朝旣不忌討國廬義不可留事

故君子以其不

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

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

解詁曰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

有大夫故宜有君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

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解詁曰故降字而名

季子

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

人子者必使子也

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

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醇同諸夏此春秋

以忠孝教也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迨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

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

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凌轢諸夏之甚故爲諸

夏危錄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

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焉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若
蔡景公所以爲鑒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解詁曰外災例時此
日者爲伯姬卒日

天王殺其弟年夫

解詁曰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
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

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諡何

解詁曰據葬紀
伯姬不言諡

賢也何賢爾宋

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

解詁曰禮
后夫人必

有傳母所以輔正其行儔其身傳至矣母未至也

也謹案傳傳母也母保母也

逮乎火而死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宋伯姬又加

者也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弊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于上澤陂月出風干下浸淫百餘年閒小人不復知有廉耻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于陳靈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鄆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閒而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夷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腰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與樂盈同義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怨蔡人不敢討君之嫡嗣又臣民之心莫

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

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

解詁曰重錄伯姬之

賢爲諸侯
所聞憂

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

復生爾財復矣

解詁曰更復也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

此大事

也曷爲使微者卿也

左氏以爲晉趙武之等是也

卿則其稱人

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解詁曰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

所以抑臣道也謹案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意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解詁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

書者見者不復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范武子曰
誓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解詁曰莒子納去疾及
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

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
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

公羊春秋通義卷八終

經傳凡四千九百七十六字